

世經堂集卷之十三

序三

陸文裕公集序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淵上海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諡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旣官翰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毋一篇出土大夫輒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通達政務爲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顛顛輪轅之餘已也夫文之用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爲德之純其措

世經堂集

卷十三

諸事爲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爲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綱紀人倫化成海內貽則萬世故夫播而爲訓誥萃而爲典謨刪述而爲經筆削而爲史雖出於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道德勲業文章判爲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誕之作而其爲文因亦流於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於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之見不然故於輔經有詩微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狀有裨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



有備胡俎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
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司之
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
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階往年嘗獲待公
竊窺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
則數上書言事督學于晉叅藩于楚旬宣于蜀則皆
有功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
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於舊文而然也公沒
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
之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

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
所不可廢哉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近時名公卿
品第人物亦率以文忠擬公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
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

吳文端公集序

文章之高下繫其所養養不厚則其發也工矣而或
失之巧奇矣而或失之露深矣而或失之晦簡矣而
或失之削士之善爲文者羞稱之至於恠誕鄙背之
詞不論也自有文章以來六經不可尚矣國語戰國
策其作者徃徃皆人士之雄此其文宜亦足以訓而

君子至以爲衰世亂世之文非獨以其間時有恠誕鄙背也工而巧奇而露深而晦簡而削彼二書者誠不免焉然以是爲文之疵足矣而國家之氣運乃直有關於是文其可易作哉雖然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則夫學六經而不至者猶不免於弊也矧諸人以其縱橫捭闔之術嗜利干進之心爲之耶故養莫貴於正正莫貴於厚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斯吾所謂養之徵也吳文端公蘇人也自始爲翰林迄于卒積四十餘年所爲文章合若干首予得而讀之溫醇敷暢而精思與

義與其謹嚴之度雄偉之氣實存焉蓋工而不巧奇而不露深而不晦簡而不削也公其厚於養者耶間嘗考公之履歷其在翰林忤中貴人則出爲刑部員外及爲宗伯掌制誥忤宰相則又出理部事已又改南京吏部未幾遂致仕以歸意公爲人必嶄然不可近而公恂恂于于固未嘗有絕物之形也嗚呼是可

以得公之所養矣昔在壬午予與公子今光祿寺丞純叔同領南畿鄉薦其明年予幸先舉進士間嘗侍公縱言及於文公俛而不答當是時予茫然自失也及今思之予以少年新進而輒論文於先生長者之

前所養可知矣公之不答也其教我者深乎純叔刻
公集成首以示予俾為之序予不肖不足知公文然
而公之教不敢忘也因論次所見書諸簡端以質後
之君子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文端其諡觀於
諡又可以得公之為人云

壽褚石臞七十序

自孔子歎惜於中行之不可得而思及狂狷於是高
明之士率慕為狂而其流或入於蕩其好修者率慕
為狷而其流或入於忿戾而喜爭孔子又深病之於
是鄉愿者出其言蓋隱然自附於中行而孔子則以

為德之賊孟子復為之說曰夫鄉愿者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者也今夫有物於此取之即為貪而不
取即為廉潔人之於其言能踐即為忠信而不能踐
即為欺二者之辯炳如黑白若之何其似之也蓋嘗
思之鄉愿之心闞然以媚世盜名為務其於物雖未
嘗取也然而將以盜天下之名則貪孰甚焉其於言
雖未嘗不能踐也然而將以自媚於世則欺孰甚焉
故曰鄉愿似德非德而德之賊也昔者大學之教其
功用極於治國平天下而其根本則在能誠其意鄉
愿之與忠信廉潔其迹豈有異哉特意未誠焉耳是

故忠信廉潔一也誠其意則爲中行而不誠則爲鄉
愿狂與狷亦一也彼其意真有志乎古之人而毅然
不屑不潔則可以次於中行如曰慕其名而已則爲
蕩爲忿戾亦不過狂狷之似徒爲孔子所深病而不
足以慰其願見之思吾是以知大學者果孔子之遺
書而入德之門也石臞楮先生自其少時卽能以財
讓其昆弟又不有其婦家之產及爲邑博士爲推官
爲太守所至以廉稱然先生不喜自表襮故人少知
之者其與人言不爲飾詞陽諾士大夫初從之遊莫
不以爲難合而其終莫不愛且敬所謂誠其意者非
生之壽考固豈獨其子孫願之已哉

送大司空直齋屠公赴南都序

直齋屠公自太常卿歷佐兩京工部凡八年同時之
爲三品與其後至者遷轉幾盡而公獨不徙士大夫
相與聚而評公其恬靜寡求好古而自信者則咸服
公之爲而其銳敏通達思旦夕以功名著者則率詆
以爲拙當是時予意公且自悔公願不少變恂恂然

尺步而繩趨若不知其淹之久也今年春南京工部尚書缺特詔公以徃於是士大夫又相與言曰直齋公遷矣君子之仕其拙也固無妨於進哉後踰月公行大司空沃焦文公以予與公同年也屬予言爲贈予聞之仕非顯融之貴而以身繫天下之重爲賢夫繫天下之重有二當軸處中政由已出則拯危亨屯建康濟之業此其得志於時者然也若乃職尊而地遠或有其位而無其權則以所謂恬靜寡求好古自信之節卓然植立於風波頽靡之中使後進望之而得師恃焉而無恐此未得盡行其志者然也 國

家並建兩都置六部其間體統雖一而地則有遠近事權則有輕重今公之南蓋於志未得盡行也然士大夫由公而知拙之無妨於進則公所繫於天下者雖九鼎大呂無以加矣近世士大夫號爲銳敏通達者何限彼其初莫不以功名自許乃其後也或失身而無益或勇於進而不克終故夫欲有爲者非有所不爲者不能致也以公之節如此他日樹羔裘之軌振素絲之風而遂以建康濟之業非公又奚望焉予旣病世之詆公者不足以訓又以爲彼服公者未盡其用也故序以贈公繼自今公其益安於拙也哉

送少宗伯兩厓朱公還湖南序

往予爲國子祭酒今閣學龍湖張公與予論楚材之
宜用而廢者二人曰尚書松石劉公曰太僕少卿兩
厓朱公其後予爲吏部侍郎嘗攝其部事松石格於
例不克用獨兩厓幸薦起之以爲僉都御史當是時
張公旣以爲予功惟士大夫亦莫不以得人爲朝
廷賀也今年春予承乏禮書而公自工部侍郎徙禮
部予竊自計以予之不肖當賴公以寡過矣未幾有
論公者

天子謂然手詔罷公政昔公養望於湖之南十年臺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七

清

諫相與薦公章二十餘上其畧以爲如公者不獨今
之人不能及卽古賢公卿鮮有過焉者也今相去數
載耳公之進修未有怠於初而論者則已訾之又
不幸一擊而遽去人才之在天下其成之難而毀之易
也如此哉自頃年以來老成名碩凋落幾盡司銓者
凜然懷乏才之憂予嘗妄論以爲救之道在長育
愛惜凡長育在養其始故教之不可不端愛惜在翼
其終故論之不可不審今學校之教拘拘乎詞章訓
誥之習所謂長育者已無聞矣若乃豪傑之士克自
識其宗積之歲年以有樹立此宜若景星鳳凰爲世

快觀而於愛惜又不可望如此然則人才之有成也
天也非人也其忽焉而毀也人也非天也有為國
家深慮者能無慨於茲乎公居家孝友歷官所至有
績業為文章取法秦漢而其自守尤確然不可奪自
入朝至于今山林之思未嘗一日忘也乃茲被論無
損於聲實而得便其私圖予知公欣然而往矣而猶
不能無言者非獨惜公也古者薦人而不效則必坐
其罰今

天子寬仁雖不予罪而予於義則當去矣湖南多佳
山水尚欲訪公而共遊焉其買舟以俟我

世鑑堂集

卷十三

八

清

柘山李先生壽序

為老莊之說者曰古之有道者斂其精以養其身保
其壽命而推其糟粕猶足以治天下然以為治天下
者必有假乎勢位則猶舍內而託外物以為重也故
雖其功至於治天下必拒之而不肯受其賤至於糟
粕必愛之而不肯出此其賢於世之人則遠矣以予
言之有道者廓乎其無所累者也今曰某外也拒之
惟恐其不嚴其內也深藏固守惟恐其不力無乃猶
有所累歟聖人之視天下無一物非己是故無外夫
惟無外故亦無內其於治天下樂則行之非有損於

內也吾何愛焉憂則違之非有繫於外也吾何拒焉
譬則雲聚而雨雲散而霽其變無恒而太虛清明之
體未始有異此聖人之學所以能躋天下於仁壽而
不失其養身壽命之常老莊之學既不足以及人而
其所以自爲者亦不若聖人之果無累也今衡嶽之
下有隱君子曰栢山李先生其始業舉子工甚旣而
度無所遇則抱其書以授嗣子今都諫君而曰怡然
於事親從兄之間若將終身者及都諫貴先生日誦
所聞教之事君治民都諫遂爲名郡憲徵拜戶科給
事中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從容起受之又若固有焉

者其庶幾不愛不拒者耶今年某月某日先生春秋
六十三工科右給事鳳原張君偕諸君子屬予言爲
壽夫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故於天下壽最久
而人之有道者以養其身以保其壽命則壽亦最久
先生旣庶幾乎道其於壽固未艾也遂次是說以復
使學道者知聖與老莊之別焉

逸菴楊翁壽序

逸菴楊翁以子司空貴封僉都御史今年已酉壽九
十二矣毋來視司空能日乘馬馳竟日不倦其飲食
視聽亦與少壯不殊客或問翁所以養生者翁笑曰

吾何養哉吾生而值盛時無水旱兵革之警凡四方之事吾咸獲免焉而又有先世之薄田可以耕做廬可以處有子以讀先世之遺書仕于朝以行吾之志吾恒早臥晏起悠然自適於畎畝之中而無所制於人蓋吾之身幸而逸者如此吾於物無所好凡計出入之盈虧校蓄積之厚薄世之所早夜汲汲以圖焉者吾恥之而不肯爲而又於人無所怨憎凡虞人之報我而曲爲之防冀人之宥我而矯情飾貌以求其莫予毒吾皆有所不必爲蓋吾之心得自逸者如此吾用是名吾菴曰逸衍衍焉不至知老之至而歲

年之積也吾何養哉他日客以語階階曰善乎翁之所謂逸乃真善養生者也夫人神本固也而勞之則瀉氣本聚也而勞之則散善養生者於其賦畀之初非能有所增益能勿使瀉且散焉而已世之君子牽於利慾旣徃復自戕其生而其貪生之過則又惟方士之說是信卒以耗其神而暴其氣蓋二者所爲譬之挾策與博所趨雖異而亡羊實均今翁外有以逸其身內有以逸其心又自謂無所養而卓然不惑於方士之說其神氣固已全矣宜其踰耄而康強如少壯也特是以徃翁之壽豈有涯哉十一月二十六日

維翁初度之辰銀臺爰山張公謂階及司徒長白李
公司寇石淵傅公廷尉石溪駱公少宰南野歐公曰
吾屬與司空舉進士同年翁之壽不可無賀於是相
率奉觴於翁而命階爲序夫翁所謂逸豈獨足以自
養其生哉階故樂次其說以傳欲養德者或有取焉
已

賀一竹趙翁暨配汪孺人雙壽序

今年冬

天子遣近臣冊 藩王之當封者於天下而諫議桐

城趙君得河南之 崇藩將以間歸壽其父一竹翁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十一

章

母汪孺人蓋翁春秋七十有八而孺人八十一矣翁
性剛直慎許可嘗爲進士業連試弗售棄去養其母
築圃所居之後植竹數千挺數召知舊飲奕其中若
與之甚狎者及客去輒撫竹歎曰可與惟此君因自
號一竹老人孺人出名族其始來歸翁貧而好修孺
人賢能佐其志諫議之少也翁教之嚴或時不懌孺
人必泣語諫議翁之所以訓戒責成者諫議用是篤
力行而工於文領南畿鄉試第一舉進士拜刑部主
事改禮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中有聲籍甚明年
正月 日當孺人設悅之辰而諫議適持節衣錦

歸奉觴堂下諸縉紳與諫議生同鄉仕同朝者相與
言曰茲趙氏之家慶也請予文爲賀予竊有感焉蓋
昔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成就人才而需其用三代
以降政熄教微人才之生於所謂庠序學校漫無所
得而獨藉乎家庭之訓故于時隱君淑媛雖其身無
所與於政教之責而人才之成就恒必資之然而視
昔庠序學校之所就則旣寡矣及世愈衰所謂隱君
淑媛又不可多得於是人才之成就益難朝廷需用
之途益隘而其所資於隱君淑媛者亦益急然則今
之世有能成其子以需 朝廷之用若翁夫婦者其

壽考健強以享子孫之奉固邦家之光不可私以爲
趙氏之慶也近時公卿大僚憑藉寵靈冠服足以爲
親榮祿入足以爲親養聲光氣焰又足以庇其三族
竦動震懾乎其鄉之人視諫議君所有相去不啻什
百然率泯沒漸盡或爲後所詆譏而一二賢者當其
仕于朝若落寞不足慕乃其名獨炳然久存至其親
亦藉以爲重卽趙氏之家慶殆不得以持節衣錦世
所謂榮者當之也而予尙可以爲賀哉雖然世所謂
榮固不足道乃翁夫婦以其身繫邦家之光者不可
無述也遂書以復諸縉紳之請俾凡父若母知所以

成其子焉

贈海村劉君擢貳南太僕序

國家建置封內蕃馬厲兵以待非常自冀北之野以及秦隴汧涇齊魯宋衛之墟莫不有官自孳牧印倭解納以及寄養兌給莫不有法其散之營衛則凡騎操之厲禁煩細纖悉莫不備具而又於兩京設太僕寺以督課稽察之夫固宜馬政畢舉當宁無皇皇之憂而有志之士不至於慨想思臧而不得見矣迺今顧大謬不然孳生寡而買補艱牧地失而朋養累印倭繁而作息擾解納遠而勞費滋寄養不均而貧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

弱困其在於民旣不勝其苦及一旦入於騎操之手則芻豆竊而羸瘠多倒死頻而兌給數營衛之所有不可以戰而養之內地者廐圉日以虛國與民由是交病則無乃督課稽察之者未得其人歟夫魯衛之國在春秋時微甚而楚丘之產垆野之牧詩人歌之列於頌雅至今以爲美談豈不以衛文魯僖能用其叢爾之地與諸雄爭衡者恃有此哉然則富國之道威敵之具其輕重緩急之所繫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予嘗檢校會典究意時務覩其源委未嘗不往來于中獨念以爲其勢非大變革與責効數十年不可而

皆有所不得爲也。予於是三歎焉。今年春海村劉君以吏科都給事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君之官實以馬爲職。而君冲和簡直。操行秉心。要歸於忠厚。至臨利害。與可否。事則侃侃。不可奪嘗。爲兵科給事中。與聞司馬之議於馬政之利弊。籌之素詳。而君又魯人。循汧渭之墟。望垌野之迹。以考其蕃息盛強之自非若懸論而臆說者。當職受任。必有所舉措以慰

聖天子簡任之意矣。予所謂督課稽察之得人。茲固其會歟。夫理國之術。譬之治絲。置之則勞終不可解。而急之則斷。今日馬政。習故則國與民愈病。變革則

又有所不得爲於此有人焉。就事而爲之處。陰去其弊。而陽無所改於其名。庶幾有濟乎。此予所深望於君也。方君爲吏科時。所言官人之法。蓋累疏矣。其大者如疏通貢士。薦起遺逸。予每讀之。未嘗不歎其達於世之務也。誠持此以佐太僕。何有於馬政哉。於其行。遂書以爲序。

賀太史胡君子文二親借壽序

嘉靖己酉。大史胡君子文自豐城水陸行四千里。迎其父東洲翁。毋徐孺人。以養于京師。其明年四月廿九日。翁壽六十。而孺人亦以是月廿一日壽六十二。

於曰之君請于予曰願求所以爲吾親榮者始予督
其其文奇之後數年君領鄉薦第一舉進士改庶吉
士讀中秘書予適謬領教事君進學甚苦而尤有志
予經濟之業予則又奇之其迎養其親也予嘗語之
曰自古父母之於子莫不有榮已之心而所謂孝子
亦莫不有榮親之願然而不可必得故曾子爲吏祿
不及釜而心忻忻毛義捧郡檄喜動顏色誠以夫致
之難也今君爲

天子文學近臣得以其祿入與夫太官之饌奉二親
而養之乎玉堂之邸其榮則可謂至矣亦嘗思所以
報乎君曰唯唯夫君爲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十五

同成業

天子近臣以得養其二親此予所謂至榮也而君復
欲求所以爲之榮者豈以是爲未足歟按字書草木
之華曰榮今夫草木之華悅于目者多矣然未必適
用卽適於用未必至於一日不可缺其適於用一日
不得則不可以生者惟五穀爲然古之人以富貴爲
草木之榮華又以文章比之春華夫富貴儒者所不
道乃若文章固吾人所朝夕俛焉以爲之者也然猶
曰春華已耳則所謂秋實必有所在以君之志乎經

濟也宜其不足於予之所謂榮矣予聞東洲翁性孝友淳樸蚤攻舉子業有聲數奇無所遇稍仕爲遼藩引禮卽棄去家居惟讀書課子不殖生計而孺人賢克佐成之審如是其於所謂榮者豈無辯於中乎敢遂以諗之

送憲副雙臺林子督學湖南序

國家之制聚民之俊秀者居之庠序而屬之學官使教之又命憲臣督課其勤怠簡厥有成者貢諸鄉登諸禮部而薦諸天子其不能者汰黜之督學憲臣者固士所由升黜而禮部所資以得賢也然自詞章

之學行所謂憲臣率以文督其學官教其弟子故其所業雖幸中於程式而心與行則漸以趨於僞一旦授之政棄其所誦習若弁髦者有之矣嗟乎學官者於其庠序之士得教之矣而不獲與於升黜之柄禮部合天下之士三試之第甲乙而薦之蓋獲操升黜之柄矣而不得舉古人所謂學者與之朝夕討論以致其踐修之力故學官者常病於力不足爲勸懲而禮部常病於教之無素乃若有其力又得巡行庠序聞躬督課其所爲業惟憲臣爲然而吾顧未見有舉古人之學以教焉者然則朝廷雖欲得賢而用之

終無由也雙臺林子以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避
不應華要之選爲屬官於禮部者十年簡靜介特無
所求於世世亦鮮知之今年秋始自儀制郎擢按察
副使於湖之南董其學政夫禮部之不得素教天下
士林子嘗與予三歎於斯矣則予今日所望於林子
與林子思以爲 朝廷得賢之地者將遂如近時所
爲已乎今士所不齒於清議者有三曰貪墨曰淫刑
以逞曰急於進而三者之害急於進尤大蓋彼二者
固所以成其進之急也以林子自守之節如此舉以
督其學官教其弟子吾知湖湘之間凡學焉者皆知
其說以贈

賀有懷先生唐公七十序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既舉其俊髦委之政事使各究
其用矣及其老也又養之太學至爲之袒而割牲執
醬執爵偃偃然如子弟之事父兄夫是以貴德尚齒
之教行於朝廷而其民亦相與習爲敬讓不知俯仰
升降之爲勞拜稽之爲屈以成其老老長長之俗降
及後世所謂士大夫之賢者既不得有爲於時而其

耆老又或受其播棄沒溺困踣於閭閻田野之間則其政治風俗因以大壞予每上下古今未嘗不喟然於斯也今年二月十有二日爲有懷先生唐公七十之辰公舉正德庚午應天鄉試知郴州歷戶部員外郎郎中遷永州太守身有古子男之封地與所稱刺史之榮而公又在郡久有德於其民民戴之若慈父不可謂不用於時矣獨其倦而歸也未獲從三老五更以享太學之養思古者或有憾焉然公雖不獲養於太學而其初度之日鄉之羣彥從其子太史君遊者莫不奉羔酒稱壽於公之庭其俯仰升降稽首而有以先之耶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十八

何金

再拜莫有不樂於色隱然古敬讓之俗豈非 聖朝學校之設所以教焉者有素而太史君躬行孝弟又有以先之耶

今上聰明睿智高視遠覽禮文之事追復古初者多矣惟所謂養老廷臣莫或以爲言故其禮未之能復而高年粟帛酒肉之賜猶時時見於詔令蓋

上貴德尚齒之心得於天賦如此誠有舉三代之典以告者

上固將忻然從之而公年始七十其享割牲饋醕之奉殆未可歲月計也予叔父昔與公同領鄉薦予又

與太史君交最稔故序以賀公太史君博學篤行名聲聞四方年未四十家食大臣屢薦之不召然

上意將老而用之非常情能測也今而後公壽益高

太史公亦起佐

天子盡展其蘊蓄以壽天下予尙當爲公賀之

會試錄序

嘉靖三十二年復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尚書臣德右侍郎臣如霖以聞于時左侍郎臣陞遣祀承天未還而臣如霖有二王之婚禮適正月乙巳詔以吏部左侍郎臣文德知貢舉二月癸丑詔臣暨學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九

士臣銑司校文仰惟

皇上取賢斂才與圖治理每三歲一開科作興修飾視庶政特重若茲舉也臣自

上左右臣文德自銓曹以從事於場屋德意所嚮

重益有加矣臣謏薄不足稱任使獨念人臣之義莫

大乎以人事君臣幸受知聖明眷遇拔擢恩同天

地身無能爲報如竭其心力得士焉可以備他日亮

工熙載之用庶幾仰酬洪造於萬一遂不敢遜避而

以甲寅偕臣銑臣文德同考試官修撰臣元立編修

臣份臣景淳臣春臣思謙臣鏗孫臣居正臣杰檢討

臣世芳臣嫌臣大韶都給事中臣良翰左給事中臣
思靜臣登之郎中臣載鳴臣應魁主事臣鏘監試官
御史臣南金臣炳然及諸執事 陛辭入院越丙辰
己未壬戌合士之前後貢於有司者四千四百有奇
如故事三試之癸酉遵 聖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
與其文二十篇彙爲茲錄將以甲戌之旦獻諸闕下
始臣在館局嘗購往時所謂舉業之文觀之大抵宣
德以前其詞簡而質弘治以前其詞雅而暢至正德
間其詞蔚以昌矣然厭棄師說而流於詭僻驚於恠
奇者亦間有之乃今閱多士所爲文率能發抒所自
得而實未嘗違背經傳及逸而出於繩墨蓋我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序

皇上繼天立極道隆君師敬一之箴五箴之註士相
與講誦服習已非一時久道化成理固然也臣自甲
子迄於辛未屢爲之撫卷嘉歎以爲人才之盛如此
凡亮工熙載之用皆將於是乎取之而不窮竊深自
慶焉旣而思曰多士之爛然在臣目者文也其亮工
熙載卓然著於用世者行與業也自進士之科立士
豈無聲實相副如唐宋璟張九齡裴度陸贄宋李沆
王旦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諸人者乎抑豈無
靜言庸違文有可觀而人無足稱者乎使多士能爲

文能以行業著於用世臣則可自慶矣不然是臣欲藉以報主不可得也於是又竊有深懼焉謹因錄成恭述 德意而併及臣將 命之心以示多士書有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夫 聖人在上固黎獻所願出而有為之時也矧夫豫教素養於學校而又設科以求之若是其重者耶多士有感於曠世之遭作人之澤則夫交相戒勗以期光贊 聖治而因以釋主司之懼者殆弗容已矣臣不佞方日望之

送宮保宗伯毅齋先生孫公致仕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難矣然未有難於事英王者也英主之馭臣其明不可欺而其威不可犯明不可欺故無其才則不容竊其位竊則有不任職之刑威不可犯故任其事則不敢言去以便其身圖言則有不為用之責而凡貪冒倖進雍容養重之計皆有所不得施然則士生其時欲見任用位通顯而其倦也又獲謝其政以優游於水泉林壑之間進退去就舉如其志此豈可以易得哉是故事英主難也今

皇帝受命中興內舉禮樂宗廟之事外攘却四夷夙夜勵精以事責臣下程功課能莫得為苟容具或疾病乞去往往見責以大義無敢輒言者獨毅齋孫公

自在翰林卽受知及以宗伯歸

上手詔召掌詹府進秩太子少保眷寵出羣臣右而頃者公再疏以疾告

上特許致仕 賜乘傳 命其子都事克弘扶侍以歸公之進退去就於世所謂難者何其易也公爲人恬素修謹有古人之節而其心表裏洞達出以語人入以語其妻子不能爲一語僞

上實嘉公之節而諒其誠故其初也舍在廷之臣起公于家屬之儲貳之重而其後也聽公之去而不疑蓋公自結於

上者素矣予於是得事君之道焉傳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蓋古聖賢所以爲訓者如此而世乃曰臣以智自全嗚呼自三代以降臣之號爲有智者務巧辭曲說以徇君之意而固其寵方其未敗時莫不自謂得計一旦情見術窮率不免於戮甚者國家之事隨之以壞而無所逃於萬世之誅然則其所以自全者竟何如也公大臣也進退去就於世道有關焉予故舉以送公乃若道路之光榮如史所稱兩疏事與夫僚友_別之情皆其小者不復道

賀封工部主事石林凌翁夫婦七十壽序

嘉靖癸丑某月某日封工部主事石林凌翁壽七十
其明年某月某日配陳安人亦壽七十于時翁伯子
雲鵠爲戶科都給事中季子雲翼爲浙江按察僉事
其仲某畱侍翁以孝謹稱蘇縉紳仕于朝者相與羨
翁之福履徵予言爲賀予辱與都諫昆弟遊蓋嘗因
凌氏有感於天人之際矣始翁以文行爲故太宰陸
公所知太宰欲薦之翁力辭以免其後太宰被逮門
下士皆亡匿獨翁視其家夫以翁之賢縱使因太宰
除吏豈遽有所貶損翁旣不受太宰之薦及其坐法
卽引身去之豈遽爲衛將軍翟廷尉所望而翁於彼

則辭於此則不避皆世所竊笑以爲迂顧今三十年
昔之緣陸氏以進者聲迹旣不復存而其亡匿以幸
免於難者亦莫或至於貴顯翁乃方與其配以高年
膺 朝命之榮享子孫之奉不獨彼笑焉者以爲駭
且慕卽翁之自計亦不及此豈人所能爲哉天也
古聖賢言天人之際多矣其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尤彰彰著明者也而世猶忽而弗畏其下者吾姑
弗論卽中人以上苟有所挾未嘗不急於進而謹愿
之士見患害如毫髮率棄義而思去之嗟乎彼以爲
天者可以人力勝哉予故因凌氏有感也予嘗見都

諫言翁夫婦年雖高其視聽動履不異少壯而都諫兄弟風度論議士大夫咸稱之名位之盛有進進未已者天固將厚凌氏以爲世勸乎予又因天人之際重爲凌氏賀也於是乎言

賀封禮科右給事中張君序

臨洮張君仲澄少業舉子一旦若有所不樂棄去與其配吳耕于邑之野毅然自食其力其施於家孝謹其視世所慕悅與夫依違澶涇苟以取容之事一切不屑以爲居若干年子萬紀舉進士拜吏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滿三載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十四

沈玄易

天子按故事封君如子官吳爲孺人會給事遷知廬州將以赴官之便奉冠服進于君夫婦而封羊醜酒以爲壽於是朝之縉紳相與謀曰張氏在隴西爲故家自君之祖若父咸以種德爲邑鉅人長者然而連世不顯至於君又不克顯於身及旣老乃始以子貴其發之遲而得之難如此吾屬詩以賀之其可哉予弟尚寶司丞陟給事同年進士也以詢於予予曰三代降而世教衰士之爲善率有計功謀利之心一副則懈有能終其身不懈以止者吾見寡矣歷一世再世至於其身有不懲以懈者吾未之見也而獨君

爲然方張氏之未顯也世豈無疑於天之報施惟其
心於爲善者乎今君夫婦封疑者以釋懈者以奮是
於世教有助焉且夫士大夫官于朝例以三載封其
親由國初至於今布素之家以子貴者何啻千萬
然或指議其平生以爲倖得或怨且詈冀其失以爲
快而張氏獨以其發之遲而得之難爲縉紳所慶喜
垂之後世有榮聞焉兼是二者其曰可賀信也陟乃
起賦詩而予于給事有交游之好因爲之序君名淮
仲澄字今年六十三吳孺人少一歲給事好學有古
行在諫署儼然著直聲其用於時而顯其親蓋方於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五

成

是始云

賀都憲東洲屠公進秩太子太保序

今年夏四月左都御史東洲屠公以九載考績

上加公太子太保仍掌院事士大夫相與慶於朝曰

東洲公位一品矣於是少司徒前中丞倪公今中丞

馮公趙公率諸侍御徵予文爲賀予爲推本士大夫

所以相慶之意爲之序曰國朝舉天下之政分屬

之六曹而風紀之司則專以屬都察院每歲奏遣御

史巡行天下及代還得考其稱否三載黜陟計吏六

載合京朝五品以下官考察去留之又得論劾其大

吏之不職其責至重如此故掌院事者率難其人而上下二百年間獨太康顧公安福張公浮梁戴公風采著於天下然數公者在位皆不能久其官亦未有能至一品惟公恬淡之心清白之守剛毅直諒之節與數公等而在位滿九載加秩宮保橫玉朝著之間則數公莫能並焉此豈偶然之故哉夫法者小人之所不便而執法之臣小人所深嫉也自漢以來小人之害多矣而莫甚於中官何者彼日在人主左右其讒易以入而所憑依者重其勢不易以制即在國朝往事之載史冊者可考矣仰惟

皇上神聖英武總攬天下之政權悉自己出而待中官尤嚴至不敢出一語故功有所必賞則中官不能抑之以立威罪有所必罰則中官不能宥之以市惠天子以法付之都察院都察院秉法以事

天子安然得行其志而莫敢嫉焉蓋公之能久於位以至加秩者誠有所遭遇也漢王褒有言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待明主以顯其德故明良之遇自昔以爲難而其不幸而不相值則雖孔明亦咨嗟歎息不得已舉而歸之於命然則公之遇

皇上豈非千古所罕見哉宜士大夫之相慶而不能

已也後有欲知

觀
上之聖明請觀公之所遇欲知今日天下之平治請

上與公君臣之間

上春秋鼎盛公亦年踰七十而精神志氣不衰其相
資以有為殆不止是也予雖不敏尚當為天下頌之
贈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謝政西歸序
階昔為諸生今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以進士
知華亭進階而謂之曰小子知學乎夫學致其良知
而已矣良知者心之本體也廓乎其至虛也而明生

世經堂集

卷上三

七

文

焉惟夫物以實之則昧湛乎其常寂也而感通焉惟
夫私以擾之則窒聖人者葆其虛養其靜於所謂本
體者未嘗失也是故喜怒哀樂發而無弗和辭受取
與仕止久速以及禫投放伐夏臺羸里伐木絕糧凡
簡冊所未前有事應而無弗當成已成物位育叅
贊時措之而無弗宜而學之能事於是乎畢故學致
其良知而已矣當是時進士之吏於江之南者數十
人獨先生以約己裕民民愛戴之如慈母其後階嗣
舉進士而先生召拜御史激揚刺舉凜然著不屈之
節擢知蘇州飭吏治正風俗稱賢太守徙知平陽繕

城練兵 不敢犯遭讒被逮禍幾不可救無戚戚不堪之容及宥而出起爲都御史未至遷侍郎尋拜兵書不邑喜在兵部塞請託之門嚴培克之禁力抗姦兇事循舊章削去苛法士勸以奮指授方畧動有成功蓋先生所歷文武細麓其事殊險夷順逆其地異而爲之莫不有餘力處之莫不有定見階於是知先生之學真能致其良知而竊自愧惰偷無能踐所聞爲門下諸生倡獨賴與先生同朝時時獲瞻望德容動其心而忍其性以爲幸喜今年二月先生以疾乞致仕 詔報允階既懦不能畱又縻於祿不能繼先

生自引去典刑日遠懼且沮溺而不自知也懇請於先生曰願賜一言之教使奉以處此先生曰予何言哉夫學致其良知而已矣予則久以告吾子茲何言哉君子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之乎能潔其身使身苟潔也雖縲囚非辱也況於仕身苟不潔雖山林猶利藪也又況於仕子務潔其身毋嫌於迹之不潔毋自文其私以爲潔斯可謂致子之良知矣階再拜受先生教退而銘諸坐間會諸門下士謀所以贈先生者階不得辭遂合前後所聞次序之爲贈而因以爲質期不敢負焉

涇野先生集序

道至孔子而極善言道者宜莫如孔子然孔子之言載於論語詳矣舉未有出乎日用常行之外而後世儒者則往往高深其說至窈微恍惚不可得而窮此其故何也道必有實得然後有實見有實見然後能言之不失其真夫道不遠人者也孔子得其不遠人者而見夫遠之之非道也故自不容遠人以言道後世儒者慕道之名而不得其實徒以億見揣摩議擬乎其間譬諸窈人之談珠玉以爲不極恠奇不足明珠玉之爲寶於是乎侈爲之說不知說益侈而其失

世經堂集

卷十三

无

張

真乃益以甚然則言道而遠人皆未能實得者之蔽歟洪惟我朝建學造士一教之誦法孔子至於近時士尤喜言道意將發孔子之精蘊而羽翼其傳其趨可謂正矣然既久而各務以說相勝則漸以入於窈微恍惚而道亦漸失其真獨涇野呂先生不然先生自少至於卒無日不以學道爲心其歷官中外所至無不以聚徒講學爲事然先生之言平易簡質要在反身克己於其日用常行者實致力焉其他未嘗及也先生博覽強記自六籍以逮莊列百家之書問之無不響應肆其才力卽窮高極澗爲驚世之語說

名之曰道宜無不可能垂之後來宜亦足以有述而
顧舍而不爲嗚呼其於孔子信之篤矣論者或言先
生資稟朴茂故其文不喜爲奇意不欲自立於峻故
恂恂然與人語而不倦是豈真知先生者哉予往年
與先生同在翰林嘗有志於共學未幾予以請告去
先生亦出判解州嗣是蹤跡差池者十餘年比予再
入朝則先生已致仕俄而計至矣共學之志卒莫副
之然予每讀當世士大夫所爲文章反之於心證之
於論語賭賭流俗而思大雅意未嘗不在涇水也今年
秋先生高第弟子侍御徐君思行吳君惟錫相與集
高陵人官至南京禮部侍郎集凡若干卷

費文憲公集序

費文憲公集八卷凡爲詩四百五首文四百十篇巡
按江西侍御吳君遵之所刻也昔歲癸未階濫出公
之門公嘗詔之曰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江大河
則其人必能有所容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清
可以鑑然而爲用微矣階謹再拜識之退而考公之

文出入經傳平正弘博無一不如其言又退而觀公之爲人其度廓乎有容其氣象渾厚惇大足以任天下之重又無一不如其文於是始悟爲文之法而竊自幸獨獲聞公之教庶幾有所成就以無忝於門下士然又嘗疑之自漢以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於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差傷於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信矣然柳子者翹然負秀出之資其所自待宜不甘於人下而顧三子之不能及此必有物以蔽之公於人品文章兼有其盛此必有以爲之本者于特階旣不能叩而公亦不以告豈其自得之妙不容輕授姑發其端而使階深思而自識之歟今去癸未餘三十年公已不可復作而階亦向老進修弗力無以副公之教惕焉不寧於心然不敢以身之不肖使公之言沒而弗傳也刻成因論次所聞而并及所未能叩者以告後之君子相與思焉公歷官至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憲故以文憲名集吳君能爲文有志行故其刻是集在公卒之後又以板藏於公之祠

送少司成文石朱君赴南雍序

自周衰而太學之教廢至國朝建學兩都設祭酒

司業羣天下之士教之以明體適用修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而後藝文今我

太祖皇帝所製學規頒在有司載在國史固聖人之言而周之法也然士之學也出入於耳目則易而體之於身心則難師之教也取辦於其易則率沛然有餘而責之以所難則莫能有以副故其師之所教弟子之所習久而漸失其初獨規規詞章課倣之間相與指爲職業於是士不足爲世用而所謂祭酒司業者官雖尊其事乃無以異於學究予昔爲祭酒竊愧恥之思一復學規之舊而習俗之蔽已久姑卽其所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

爲舉業者與之講論引而歸諸身心于是時士方有所興起而予適遷官以去不克見其成就又未嘗不以爲憾也今年春南京國子司業缺詔以翰林檢討文石朱君爲之君學有本源且與予遊也久凡予前所云君蓋習聞焉而南監者我

聖祖所肇建也學規之頒實於是乎始君行仰誦訓謨儼然見

聖靈之在上而思以贊

今天子菁莪棫樸之化則夫學究之專予知君益有所不屑爲矣然予聞之周之士尙文其後也文日勝

而質日漓鄙先進務色莊聽其言而不足以信其行是故教由之廢而孔子因有取於剛毅木訥之近仁自予去國子今十有二年嘗竊觀於天下文殆日以勝矣如欲行其教非矯世所尚激厲而裁抑之其勢不能夫剛毅木訥孔子所謂近仁之質也君誠得其人藝雖下必引而進名雖微必抗而使張厚以爲之禮勤以與之接斯矯世之術也昔孔子之有取於近仁也蓋將移易其士習而曾不獲列於學官之末而教卒不得行今君奉明命西面以臨諸生意之所向莫敢不赴遡孔子之志舉而措諸行事固學孔子者之道歟館閣諸君子例有歌詩贈君予最厚爲論所宜施於教者以爲序嗟乎君之教有成亦予所借以爲寵也

送憲副內山張君督學湖南序

自邇年來南非用兵財與力胥詘而績効罕覩士大夫相與蹙額聚談莫不欲得才焉爲聖天子理財治兵以紓宵旰之憂然其求之甚勤望之甚切而所謂才者卒不可得何也人才之在天下譬諸嘉穀植於春而斂之於秋非可以懸想坐致也三代盛時羣士於學校擇人以爲之師教之仁義禮

樂遲之歲月以養其成故學校者其田也師也者農也仁義禮樂者其植之之術也三者具而人才出於是乎用之而不窮其大者足以輔世長民建平治之業其小者亦足理財治兵收一事之効蓋其圖之者預而爲之者慎以詳也後世學校存而教化廢詞章功利之習汨沒乎人心士之仕者於自爲恒厚爲天下國家恒薄故或才有爲矣而無其志志欲有爲矣而無其誠前之人以浮沉巧僞利其身而後之繼者術益以工趨益以下佞俛乎求理財治兵者而不可得夫理財治兵所謂一事之小也且猶不可得矧

其大焉者乎有其田而治之非其人植之非其術此嘉穀所以不生而稂莠蕃且滋也故欲得才莫若明教化欲明教化莫若先擇夫司教化之人今中外之吏以教化爲職者非督學之憲臣歟督學者士之師也意所左右士輒視爲從違矧其體諸身施諸政事炳然著明者乎是故督學得其人而天下無乏才之懼矣張君內山自儀制郎出爲湖廣督學副使往予督學浙江識君於諸生中今與之遊二十年予雖甚淺薄凡告君者未嘗不本於仁義禮樂君亦不以爲迂而聽之其立心行已蒞官行政不爲矯激之行而

確然有以自守君之行吾知湖南之士當有所觀法成就他日出而用世不獨能理財治兵爾矣吾故不以君之遷爲賀而竊賀 朝廷之得才將自茲始也爲之序以送之

賀封戶部尚書裕菴賈先生暨配李夫人序

嘉靖戊午春大司徒樵村賈公歷俸二品滿三載而時尊翁裕菴先生母李氏皆在堂年皆八十有四

詔封先生爲戶部尚書李爲夫人於是士大夫相與賀先生而言曰凡爲子者莫不欲徵封命以爲親榮凡爲親者亦莫不欲及身之俱存被一命以稱榮於

閭里然而鮮獲遂焉幸遂矣有及見其子之屢遷者蓋加少焉至於金紫又加少焉至於六卿則子之位極矣而猶及以偕老受封命自藁城張氏以後於先生僅再見也豈非家之大慶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哉予始聞以爲然旣而思曰氣運與治化相爲盛衰而人之得是氣以生者其才之高下福履之厚薄因之當治化之盛也天地之氣凝聚而完固時則有異人者出或以雄才偉畧佐天子出治於廟堂之間或以高年碩德享有子孫之奉於山林之下而其得氣之尤厚者則又合是二者以出於一家乃在衰世

則不然譬之物之於春也乘氣之至以阜蕃於秋也
值其既返而萎落蓋理與數然也洪惟我朝
高皇帝用夏變夷功高千古

列聖嗣統子惠兆民後先一道至我

皇上綏之以仁義文之以禮樂治化之盛庶幾唐虞
而張氏賈氏相繼以出於畿輔之間先生夫婦內能
睦其族外能恤其鄉年雖高強健與少壯等樵村公
弘毅直諒歷官三十六年所至有聲績嘗以節鉞鎮
三邊不敢犯

上以爲能召拜司寇會方有事理財以非公莫可任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

榮

改司徒其父子間才行福履又俱出張氏上非天地
之氣應時凝聚而先生適得其尤厚其孰能之然則
今日之事乃我國家治化之徵非賈氏之私慶也
顧獨以爲先生賀不已隘歟明日予從同年太宰默
泉吳公司寇淡泉鄭公御史大夫崦山周公少司寇
東橋楊公少司空芟山張公具羔酒升先生之堂遂
酌以飲先生曰先生克崇其德以與時會爰偕其配
拜茲榮賜於

明天子敢以賀先生之遭又酌以飲公曰願公知榮
之所自以無忘圖報且以衍賈氏之慶於無疆退次

第其說告諸史氏之紀盛治而傳名卿者

兩厓集序

予每讀近世士大夫所爲文章惟其說理者或失之腐騁詞者或失之浮好古者或艱深而難知銜博者或泛濫而無統間以評文衡之所載於四者之病亦多不免焉未嘗不歎文之難工而古作者之不易以及也今年春始得兩厓朱公集讀之公爲文根本性命發抒學術上取正於六經下取材於諸子乃其矩度則取法史漢叅之韓歐是故雄深博厚平正典雅而鏗然之音蒼然之色自存乎其間予亟歎曰文固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七

在茲乎文固在茲乎然予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太僕引疾家居予實薦爲御史中丞又同在禮部號爲知己顧其時方以行業相砥礪期有所建立仰報明主然後以其餘閒致力於文章以與名賢相馳逐於翰墨之苑而未幾公罷官以去故雖與公友三十年乃所謂兩厓集者迄於今始獲見焉則夫高賢異能之士伏在巖穴予不及知其名而索觀其文與夫厚自珍惜藏諸名山予雖知其能文而未及見者多矣其又安敢以見聞之淺狹遂誣斯世謂不逮於古之人哉自公歸通山今又且十年予旣不克再起公

以竟其用而予亦抱病退焉惟丘壑之懷倘荷 聖
明聽其乞去雖老矣尚當從公於翠屏龍巖間相與
切磋討論以畢曩日之願其或有所得雖甚淺薄不
能以事功顯於朝廷猶庶幾得以述作自表見於林
下與公同垂不朽敢遂書集之首簡用訂期於公公
名廷立字子履兩厓其自號云

壽節婦封太孺人劉母都氏六十序

嘉靖戊午侍御河南尚君行縣至長洲其士民以今
封太孺人劉母都氏之行言於君曰太孺人始歸贈
瑞安公爲繼室年盖十有七後十年而公捐館舍太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

孺人嚙檠茹荼撫公元配之子今給事畿暨其子坊
堪相繼有成立今年五十九矣其貞心苦節世旣莫
與之齊而能成其子以克其宗則雖古亦未之多見
也惟 制守節踰三十年者得旌其門敢列狀以請
於是侍御爲聞於 朝明年 詔有司旌表如故事
而十月十一日適太孺人六十懸悅之辰鄉縉紳相
與造予乞言爲賀徃予讀國史見其稱給事高祖少
詹假菴先生介特自守勢權之地雖故舊絕迹不徃
竊念以士風之下甚矣如先生者雖其人已不可作
得見其子若孫庶幾先輩之風流猶可想見於一二

久之識給事朴而文正而不激至於今又聞太孺人所以守其身成其子者炳炳若是喟然歎曰何先生之教行於家者遠也然先生在天順間天下想望以爲相而不果副先生歿嗣孫湯溪公位不及顯瑞安公亦以早卒人方疑於天之所以報先生而給事母子出焉其賢足以振先生之芳塵而其壽與祿又皆進而未已也予於是見天之道君子之澤惟久而後定故其發必昌遠而不亡故其流益演迤以肆而彼責報於歲月之間者斯陋也已夫事無益於世教雖美弗足書矧足以賀今以太孺人之事究觀其前後

世經堂集

卷十三

三

於維世勵俗豈淺哉有如續列女之編輯世家之傳以垂範於將來吾知其不能遺也爰次其說授諸縉紳使侑觴焉太孺人他懿行尙多茲特舉其大者故不及

壽宮保大宗伯毅齋孫公八十序

天旣純佑我

皇上億萬壽無疆而士之膺夢賚由嶽降者亦多蕃祉耆老其在朝者姑不論乃若謝政而家居太宰增城湛公年九十四太宰四明聞公年八十一我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毅齋孫公年八十其

尤著者也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官翰林歷事

毅皇帝

今皇帝其述作之功在史館啓沃之益在講筵而惠澤陰被於天下流及後世乃其人則所謂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望而知爲正人君子者也自公引疾歸于今且十年鄉里之後生日得瞻顏色接論議相與去躁釋邪長善而成德若飢渴之飽菽粟飲醇酎若當炎暑爽然濯之以清風若在清廟之中聆琴瑟之音以和平其心志古稱賢者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而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若公者所謂其人非耶公年

世經堂集

卷一三

四

雖高然予每得其書動數千百言詞氣與少壯等以理推之公之壽殆未有涯矣夫出諸身法之人謂之教其相嘘之久也則風成焉至其相沿之久也則俗成焉吾鄉固多秀穎之士如是而得公久爲之篋刑孝弟忠信之俗其當遂成乎予於公之壽有深幸也公以十二月十二日爲初度之辰予旣不克奉羔酒從諸鄉縉紳賀公於堂會兒子璠予告歸因使道予所私幸者再拜以獻昔文潞公爲耆英之會司馬公少十餘歲特引與俱重其人也予雖不敢僭擬昔賢然辱公鄉里忘年之愛也久異時儻得乞身以歸徧

觀於俗樂公教之有成而又進而獲侍几杖追洛社之遊夫豈非至幸耶敢遂因壽公預以爲請公尚忻然而許我

浙江通誌序

浙江故未有通誌今爲誌若干卷凡若干萬言總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梅林胡公謀諸巡按御史際巖周君春洲崔君聘前提學副使方山薛君所輯也徃予督學於浙巡按御史西墅張君嘗屬以誌事予竊自念浙於今爲首藩自昔大夫士所爲詩若文流傳四方視諸藩爲盛非獨作者工也盖有名勝之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四

助焉以予淺薄如獲成是書託姓名於不朽夫豈非平生之至幸於是盡哀郡志借今南京兵部尚書克齋李公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潯陽董公相與考訂而編次之業既有緒會有以私撓者予亦適值遷官以去遂不果成迄今三十年追惟舊草未嘗不喟然而歎也自倭夷入犯以來東南繹騷調餉發兵至上數爲之旰食梅林公以御史首被簡擢建節握符以平賊爲事連師百萬統地數千里計擒力討宜日不暇給而乃有餘功以成茲舉固公雄才偉畧有大過人者抑造物忌名非予淺薄者所能竊歟然

予聞之誌之體與史相類其要在紀政治之得失垂諸後來使足爲勸戒非徒炫博逞奇已也浙之事其在古昔予不暇論姑舉耳目所見聞宋素卿之變倭患已萌蘖矣而時縉紳溺於宴安莫或以爲意其後降璽書遣大吏

上蓋深注意於備倭矣而任事者考之不詳處之失當乃更以啓侮論者毋追咎其然而痛恨於救之弗及然此猶往事也今民已困窮而寇來之端未杜欲罷兵則有不可測之憂欲養兵則有不能勝之慮公爲政於浙亦旣竭其心力矣乃若調維補葺以求善其終也非所望於後之君子乎是故觀山川之形勢可以得戰守之宜觀兵數之多寡可以識選練之術觀戶口之登耗田疇之蕪闢風俗之醇澆可以動樽節愛養之思又遍觀於前軌之得失而其庶政各以時修焉是公作誌意也予辱公命輒爲書諸首簡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以類分者七以卷次者二十二以篇計者三百七十有奇其子藩叅元美儀制敬美梓以示予予讀而歎曰自古稱文章以能經世爲貴奏議者蓋經世之具也顧天下之事有所因於

前則補緝潤色其術易工而創始者每難於定畫席
富強之業者其策易建而承積衰之勢則振起難於
爲謀經世之効夫固未容以數觀矣當倭奴之始入
寇吳越之人久不習兵革而倭舟往來海中瞬息千
里巧銳利刃其鋒不可當上下震駭莫知計之所出
天子南顧歎息舉浙以屬公公至始爲之議守是以
有建城之疏又始爲之立法是以有賞格之疏又始
爲之計食是以有畱民壯折銀之疏又始爲之置將
是以有宥罪之疏又始爲之誅首惡杜接濟調客兵
嚴會哨擇守令是以有條處海防之疏其事不同皆

無所因而創爲之者也北自庚戌以後氣驕聲張
將士聞徹輒戰懼無人色而朶顏諸夷規利伺便陰
與通厚賞之則慢以侮絕之則怨以叛公督薊遼
謂兵不盛則內益恐而外益肆是以請濟師請餉不
足則未戰而兵已疲是以請處月糧又請給本色謂
器不具不可以戰守是以請給神器謂將不擇不足
與圖功是以請更置謂謀不素定不能以應猝是以
請據險要請專責成請明探報請撫屬夷謂卒不練
不可以必勝是以請選遊兵將領其事不同皆承積
衰之勢而振起之者也乃公之言莫不中機宜得要

領其弘規遠畧足以奔走一時之人先見曲防足以制伏姦宄之心而奪其氣蓋公智識明故於幾牙無不燭問學博故於人情物理無不通而又感

先皇帝特達之知殫忠致誠圖所報稱詢謀周而計慮審故見諸奏議如此宜其投則中為則成不必有所因而南殄倭氛不必席富強之業而北紀

功名顯於朝廷也昔蘇文忠稱陸宣公曰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若公者其宣公之儔歟然公始被特簡其言於

上無弗從其於戰功有所指擬無不副即古明良之

世經堂集

卷十三

卅

會無以加而其後羣小不悅交肆詆誣以請兵為蠹國以告急為脅君則公勲業遂以不竟而且及於難視宣公為裴延齡趙璟所毀貶死忠州釁孽相類而酷過之此所以讀公奏議者亟服公經世之才而扼腕撫膺深致恨於小人也公歿後四年向之害公者相繼坐法誅斥又一年

今皇帝登極藩叅兄弟扣闕訟公寃詔復故官而奏議亦遂大行於世於此見我國家

聖聖相承過唐德順遠矣予故遊公父子間輒以藩叅請序公奏議而并及其所遇於兩朝者使後之

人知所勸戒焉然則茲刻殆不獨為王氏一家之書而已

世經堂集卷之十三

世經堂

卷

十三

12354

